

寒温相济 阴阳平秘

——《千金方》组方用药辨析

● 龚福章¹ 艾政才² 陈华章³

关键词 千金方 组方用药 孙思邈

唐·孙思邈《千金方》的临床价值,为历代名医大家所推崇。对其组方用药,徐大椿称赞说:“其用药之奇,用意之巧,亦自成一家,有不可磨灭之处”,又说:“仲景之学,至唐而一变也”,“大抵所重,专在于药”。《千金方》的病因病机多宗仲景,其组方用药仅少数为仲景原方,多数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。张璐认为有“激、逆、反、从”的特色。“寒温并用,阴阳互调”为其用药的突出特点。兹就此作一探讨。

1 寒证佐寒药

孙师治疗寒证,不管是内寒、外寒、化热、挟热与否,均佐以寒药,特别是病情危重、症候复杂的情况下更为常用。无热象的一般只佐一味,且用量轻;寒证明显病重而温热药多的,佐药亦多。其意义有二:一、制其温热药太过;二、取其去性存用之意。如著名的温脾丸、健脾丸、温脾汤,主治同为脾胃虚冷、饮食积滞不消,均用附子、干姜、桂枝伍大黄消食导滞;阿胶丸,治产后虚冷洞下,心腹绞痛兼

泄泻不止,用附子、桂心、人参配黄连温中健脾解毒;钟乳泽兰丸,治妇人虚损羸瘦百病生,在滋阴温阳、益肾健脾方中佐石膏制温热太过。此外,在“诸风”等众多方剂中佐石膏、黄芩,其意亦大都如此。孙师用反佐药是有其针对性的,大凡肝胆脾胃及肠道的疾病多佐大黄、黄连、黄芩,泄泻必佐黄连、黄芩;气机不通腹痛满胀,或久病大虚,多佐大黄降气通腑,补而不滞;心肺、头面、躯干及情志方面的疾病多佐石膏,除制它药之温热外,尚有镇静安神的作用。佐药的味数及剂量是根据病情的轻重、温热药味数的多少而定,使所制之方成为“微温”、“温热”、“大热”之剂,恰与病情相吻。如芍药汤,主卒中风,四肢不仁,善笑不息,用黄芩、石膏各一两伍麻黄、桂枝、干姜各一两,使之成为微温之方;甘草汤治偏风积年不瘥,手足枯细,面目蜗僻,精神不定,言语倒错,用黄芩一两、石膏四两伍麻黄、桂枝、细辛各一两,防风一两半,附子二枚,生姜四两等,使之成为温热之剂,以散沉寒痼冷。总之,灵活运用,不

可拘泥。

2 热证中佐热药

《千金方》中之伤寒为广义之伤寒,包括外感热病中的温病和热病。在治疗时不管是否兼表证,均喜佐辛温的麻黄、桂枝、细辛,轻则一味,多则数味。在治既非久病亦无阳虚的热病方剂中,佐以干姜、附子,更是使人费解,可能是孙师对药物十分熟悉,有独特的经验和见解。如治小儿伤寒变热毒痢,身热面赤,口燥,泄痢之方,方中用麻黄疏透肌表,引热外出。治胃中热,唇干口燥,生疮方,用桂枝为典型的反佐法。麻黄、桂枝、细辛佐用有别,小儿病、心经病及情志方面的疾病多佐桂枝;胸闷气促咳嗽佐麻黄;痛必佐细辛。著名的葛根龙胆汤,治伤寒三、四日,不瘥,身体烦毒而热,药用葛根、大青叶、石膏、黄芩、白芍、升麻、玉竹、龙胆草配麻黄、桂枝、生姜。此方笔者运用十几年,每遇上呼吸道感染、肺炎、中暑及不明原因的高热,中西药反复治疗而高热不退的病人,用之每获奇效,一般一至三剂即可退热,热退后不再复升,药后未见病人有出汗现象,可见麻黄桂枝并不是起发汗作用,足见孙氏用药之

• 作者单位 1. 江西省乐安县招携中心卫生院(344300);2. 江西省乐安县妇幼保健院(344300);3. 江西省乐安县中医院(344300)

巧。治内热,肌痹淫淫,如鼠走身上,津液脱,腠理开,汗大泄为脾风的亡阴亡阳证,用麻黄止汗通络解风痹汤方,药用麻黄、桂枝、枳实、细辛、白术、防己、生姜、甘草、石膏,此方虽重用石膏八两,集清热温散于一炉,其意难测,敢于运用的恐怕更少。治肉极虚热,津液开泄的西州续命汤,用麻黄、桂枝、生姜更是如此,有待临床验证。

3 寒温并用求平衡

孙师对病因难辨、病机错杂、阴阳平衡失调、脏腑功能紊乱的疾病,常遵循“寒温并用,阴阳互调”的原则,遣方用药,一本于理,以达阴阳平秘、邪祛正安的目的。其运用多见于下列情况:一、寒热并重的疾病;二、无寒无热的疾病;三、精神情志疾病;四、胃肠道疾病。他通过辨识疾病本身的寒热轻重来制方用药,再通过制方中寒温药之间的药味、药量与所治疾病达到平衡。制方时他善用石膏、黄芩,且把石膏用量的轻重作为所制之方成为寒凉方、温热方的主要手段。如治产后中风口噤瘰癧的五石汤、四石汤,均用桂枝、独活配石膏、黄芩;治小儿卒中恶毒及久病,四肢角弓反张不遂,挛急不能步行,用麻黄、桂枝伍黄芩、石膏。

至于非产后、非少气的中风,四肢缓急,或不能言语,或半身不遂、四肢枯细,亦用这一对药。如西州续命汤、大续命汤、甘草汤等等,可见其治疗中风及中风后遗症的恢复是有特殊作用的。笔者在临床上治疗中风后遗症,用这一对药加羌活、独活、黄芪、川芎、当归等并结合辨证,比单纯运用补阳还五汤之类疗程更短、疗效更佳。治心虚损不足、气弱心悸,用附子、桂心伍石膏、黄芩;治下血痢、腹痛的龙骨丸,用附子、干姜配黄连、龙胆;治热毒下黑血,五内绞切痛,日夜百行,气绝欲死方,用附子、干姜伍黄连、阿胶。这不失为宝贵的临床经验,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笔者曾治一 13 岁患儿,阑尾炎术后头部剧烈疼痛,时作时止,剧时语言错乱,行为乖僻,不痛时如常人,CT、脑电图等各种检查未见异常,中西反复治疗无效,求治于余,诊见舌质淡,苔薄白,脉弦。药用:制草乌 6g(先煎),石膏 60g(先煎),川芎 10g,白芷 6g,羌活 6g,防风 10g,僵蚕 5g,麻黄 6g,桂枝 6g,石菖蒲 10g,蔓荆子 12g,细辛 6g,甘草 6g。服药 3 剂,头痛大减。上方稍作加减,再服药 11 剂症状消失,至今未发。以后治疗无明显寒热的头痛,

常用此法,多效,乃寒温并调之法也。

4 温补中佐寒凉

孙师治内伤杂病注重温补,每多温阳气、健脾胃、益气血,数法同施,并在方中佐一二味苦寒药,以防“壮火食气”。如治五劳七伤气不足,阴下湿痒,小便余沥,阴头冷疼,失精自出,手足厥冷的肾阳虚证,用茯苓、山茱萸、人参、干姜、天雄、石斛等 20 多味中药,方中佐大黄、黄连,使温而不燥,补而不滞;补虚益精的大通丸,主五劳七伤百病方,亦在方中佐大黄、黄芩;大薯蓣丸,主男子女人虚损伤绝,头目眩,骨节烦疼,饮食微少,羸瘦百病,方中佐黄芩、石膏、大黄,使阴平阳秘,这种用法主要见于丸散中。

总之,《千金方》中制方的基本特点为寒温并进,寒中佐热,热中兼寒,补中夹清,泻中寓补,以达到阴阳平秘,邪去正安之目的。这些奇巧的组方,看似杂乱,使人难以接受,但对治疗疑难杂证是十分有益的,务使我们临床工作者不落俗套,深入研究验证,开拓临床用药的新思路新方法,提高临床治疗水平。

名医趣闻

望诊如神

有一次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。当时文学史上号称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(字仲宣),是“七子”中成就最高的作家、诗人。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。在接触中,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,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“痼疾”的病源。有一天,他对王粲说:“你已经患病了,应该及早治疗。如若不然,到了 40 岁,眉毛就会脱落。眉毛脱落后半年,就会死去,现在服五石汤,还可挽救。”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,自认文雅、高贵,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,便不听他的话,更不吃药。过了几天,张仲景又见到王粲,就问他:“吃药没有?”王粲骗他说:“已经吃了。”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,摇摇头,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:“你并没有吃药,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。你为什么讳疾忌医,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?”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,20 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,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。